

蛟河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内部资料)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
蛟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蛟河文史资料

1987年8月

目 录

第三辑

宋庆龄来到保安屯……………杜 恒(1) ✓

蛟河县历史沿革……………董学增 陈永祥(7) ✓

蛟河人民抗俄斗争……………于玉亮(10)

官傻子进蛟河回忆……………刘忠昌(13)

抗联三进额穆县城……………徐照 斯爽(17)

蛟河朝鲜族农民八一暴动……………金东林(25)

富太哈事件……………金东林(31)

抗日烈士——

李声勳生平简介……………金东林(37)

绿林英雄 抗日将领

——“四海山”简介……………范 斌 李景(43)

伪满蛟河县公署的机构设置……………宋继有(54)

伪满蛟河县警务科的机构设置……………纪 华(57)

伪满蛟河县基农合作社简介……………宋继有(62)

宋庆龄来到保安屯

· 杜 桓 ·

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前夕，新站区委接到蛟河县委指示，说中央领导要来保安屯视察，要区委做好接待工作。区委书记罗颖民同志当即做了部署，他在区委迎候，让我到保安屯具体帮助安排接待工作。我的心情是不言而喻。当时我是区委组织委员，区委把安排接待中央领导的工作交给我，无疑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莫大信任，我既感到光荣，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我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赖，做好接待工作，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

我怀着身负重任的心情来到了保安屯，找到党支部书记韩恩同志后，具体地安排了接待中央首长的措施。为保证首长的人身安全，还组织群众把保安屯到新站火车站的道路修了修。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大家欣喜的等待着、盼望着中央首长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格外晴朗。但是，北国的十月，也是略有寒意了，在头一天晚上还飘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这天早上和煦的阳光照射大地，原野显得格外洁白、清新。

新站火车站依然象往常一样，南来北往的旅客熙熙攘攘，值班人员刚刚迎送一批旅客列车，送走了去往各地的旅客，迎来了到新站的客人。这人员熙攘繁闹的火车站，又开始恢复了往日此刻的宁静。这时，车站值班员接到一道紧急命令，说有一趟专列就要到达新站，要做好一切接车准备工作。车站工作人员个个都紧张的忙碌起来，铁路警察也行动起来，作好列车到达后的安全保卫工作。

从吉林方向开来的一列专车徐徐进站了，列车停稳之后，从平板车上开下来一辆黑色轿车和一辆美制吉普车，还有一辆美制中卡车。首先从客车上下来的是警卫人员，随后从车上走下来的一行人中，谁也不曾料到，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同志来保安屯视察韩恩互助组的。同宋庆龄副主席一道前来视察的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和夫人，工作人员廖梦醒和一名女保健医生，他们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元泉同志陪同下前来视察的。

宋副主席和林老等一行，分乘轿车和吉普

车，警卫人员乘坐卡车，直接来到保安屯。事先来到保安屯迎接的有蛟河县长殷子华。县公安局局长任国才同志亲自率领几名公安干警担负着警卫工作。

说起新站保安屯，这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解放前倒是在县内出了名的“穷棒子屯”。说它穷，主要是兵荒马乱，加之地主的高利盘剥，穷苦的农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穷苦的农民真正得到了解放，翻了身，分到了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解放了的人民，觉醒了的群众，迸发出异常的生产积极性。这个过去被人称为“穷棒子屯”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政府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在苦大仇深的韩恩同志带领下，于一九四七年组织起全县第一个互助组，韩恩同志被选为这个只有四户人家，一匹马崽子的互助组的组长。

这个互助组一成立，就受到当时的县委书记罗孟文、江天辉同志的关怀和重视，新站区委书记渠刚生等同志也经常亲临帮助指导，使这个互助组越干越红火，有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县的一面旗帜。由于县、区委的大力支

持、扶植和小组本身的模范作用，使这个互助组由原来的四户人家发展到十八户，有大小牲畜十六头，耕种着三十多垧土地的大组了。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穷棒子屯”，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时节，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宋庆龄、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一行从北京亲临保安屯视察，使全屯人受到极大地鼓舞。

当宋副主席和林老等人来到保安屯韩恩同志的家里，韩恩当即召集了互助组的副组长迟殿文，妇女主任陈桂芳等人一起与中央首长座谈。开始大家还有些拘束，后来，大家看到宋副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就无拘无束的聊了起来。韩恩同志首先向宋副主席汇报了当初建立互助组的艰苦、曲折历程和长远的规划。宋副主席听完后高兴地說：

“组要扩大，要联起来，将来使用机械化多打粮食，支援国家。”

聆听着宋副主席的谆谆教诲，大家都不住的点头，默默地记在心里。接着，宋副主席又询问了妇女参加劳动的情况，问妇女参加劳动是否与男人同工同酬。妇女主任陈桂芳同志作了一一回答。宋副主席还十分关心地问大家：

“粮食够吃不？还有什么困难？”

韩恩同志代表大家说：

“有困难也是暂时的，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县、区委的大力支持，有困难也能克服，我们有决心把互助组办好，请领导放心吧。”

在交谈结束时，宋副主席看到韩恩同志家里柜盖上放着一双新靰拉（东北农民穿的一种牛皮制的鞋）就问：“这是什么？怎么还带褶？”韩恩同志回答说：“是靰拉，东北穿的一种鞋。”宋副主席又问：“怎么穿？”这时，恰巧穿着靰拉的于和从窗前走过，就把他叫进了屋里。宋副主席询问他：“穿这种鞋不冻脚吗？”于和站在宋副主席面前笑眯眯地说：“这靰拉里边絮的是靰拉草，可暖和了。”迟殿文同志笑着补充说：“关东有三件宝，人参、貂皮、靰拉草。这靰拉草才真是咱穷人的宝呢。”宋副主席听到介绍，对靰拉草倍觉新奇，很感兴趣，要亲眼看一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草。韩恩同志就给拿来一把，又介绍说，在使用之前，用木棒把这靰拉草锤柔软之后，再絮到靰拉里，冬天穿上它非常暖和，不冻脚。宋副主席叫随行人员把这把靰拉草给包好，带回北京去。

座谈的很活跃，促膝谈心，谈笑风声。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结束时，林老对殷子华县长说：

“你们基层干部都是直接接触群众的，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多做艰苦工作，把工作搞得更好。”

临行前，宋庆龄副主席和林伯渠秘书长等人，在韩恩同志的家门前，与众人一起合影留念。可惜的是，这幅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失落了。

人们恋恋不舍地送走了宋副主席一行人。中央领导同志虽然走了，可是，众人受到鼓舞的心还在激荡着。全组的生产热情更旺，积极性更加高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定，奔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劲头更大了。都暗下决心，要办好互助组，搞好生产，用实际行动表达党中央和宋副主席的亲切关怀。

韩恩互助组，于一九五一年初又和附近的新立屯互助组联到一起了，由小互助组发展扩大成联组了。

（刘惠 整理）

蛟河县历史沿革

· 董学增 陈永祥 ·

根据文物普查发现的文化遗存和有关文献记载，对于蛟河县的历史沿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大致可以勾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

至迟在两、三千年以前，祖国东北的古老民族涉貊族的一支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是蛟河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代主人。他们创造了很有特色的青铜文化——西团山文化，为我们今天研究蛟河县原始社会末期的情景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这段时间大体相当于西周初到秦汉之际（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06年）。

从西汉起，历经东汉、三国、西晋到十六国时期（公元前206年至439年），今蛟河全境属于夫余王国的东南境。但在东晋十六国（317—420年）后期，到南北朝时代（420—589年），这里又为高句丽王国的北境和勿吉——粟末部的西南境。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时代，今蛟河县为粟末靺鞨部地和渤海王国长岭府的北境。

北宋（960—1127年）时代，今蛟河县先后入于契丹和辽的版图，属于辽代（907—1125年）东京道长岭府的北境和涑州的东境。

南宋（1127—1279年）时代，今蛟河县属于金代（1115—1234年）上京路会宁府的南境。

元代（1271—1368年），今蛟河县在疆域上属于开元路咸平府的北境，在官制上属于地方官中的海西辽东道宣慰使司管辖。

明代（1368—1644年），今蛟河县境属于奴儿干都司所辖的三个卫，即：永乐四年三月癸酉设立的兀也吾卫、与兀也吾卫年代相近设立的兀也吾右卫（两卫治所在今拉法乡及其附近）和永乐六年正月甲戌设立的推屯河卫（此卫治所在旧推屯站或退转站，今前进乡）。后统附于扈伦四部之一的乌拉部。

清代（1644—1911年）顺治十年（1653年）设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今蛟河县为其辖境。康熙元年（1662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将军移驻吉林乌拉。这时期今蛟河县先后属于镇守宁古塔和吉林乌拉等处将军管辖。雍正四年（1726年）今蛟河县

为奉天府属永吉州管辖。乾隆元年（1736年）设额穆赫索罗驿站。乾隆三年（1738年）于站点设佐领衙门，管理当地旗站台丁。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吉州改为吉林厅。光绪八年（1882年）升厅为府。今张广才岭以西至老爷岭以东地面，先后为吉林厅和吉林府所辖。宣统二年（1910年）其地属额穆县，隶吉林省东南路道。

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11月15日，额穆县公署从额穆赫索罗迁至蛟河镇。1939年（伪满康德六年）10月，额穆县改称蛟河县。

1945年8月，苏联红军配合我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蛟河县，成立蛟河县人民政府。

以上，就是蛟河县的历史脉络。

蛟敦人民抗俄斗争

· 厅玉亮 ·

清朝初期，蛟河、敦化两县，统归俄英惠漠英辉管辖，属窝集部。

清乾隆元年为额穆赫索罗站，设佐领衙门，置佐领一员，防御一员，骁骑校一员，领催六名，披甲二十名，甲兵一百二十名，管理蛟敦地区旗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略军在俄将高里吧尔斯的率领下，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机，从东北地区的东、北两路同时入侵。阴历七月初五，珲春、三姓同日失守。八月初五，宁古塔（宁安）失守。副都统双龄带领官兵逃至额穆赫索罗站。

十三日，五、六名俄探，由宁古塔窜至额穆赫索罗东山附近，路遇探缉的靖边左路德统领，官兵如惊弓之鸟，闻风丧胆，惊慌逃至张广才岭胡家店一带。

额穆赫索罗站佐领文魁带领官兵旗民千余

人，逃到蛟河、新站等地，额穆赫索罗站失守。沙俄侵略军占据额穆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居民惶恐，各处逃散。

沙俄士兵所用食品，燃料无人供给，这些侵略军派兵赴乡镇等地，四处搜掠，以猪、牛、羊为食品，拆街巷房屋板杖为烧柴。蛟敦地区人民惨遭沙俄侵略军的蹂躏，饱受战祸之苦。

清政府软弱无能，当沙俄侵略军入侵时，官兵不予抵抗，望风而逃，但是蛟敦人民而对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求反抗侵略军，保家卫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纷纷起来，自发组织了义军，扼守张广才岭，挖壕放倒木，以防俄兵西窜，并派人配合团练队（地方群众武装），姜练长（队长）在通沟镇（现为敦化市辖内）地方，伏击了入侵的沙俄侵略军，义军利用高山密林，滚木雷石阻击敌人，他们在旗民的配合下，用大刀、长矛、木棒、农具等简陋武器和装备精良的沙俄侵略军英勇奋战，打死打伤俄兵多人，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失败，许多义军为国捐躯。沙俄侵略军兽性大发，放火烧毁通沟镇，见人就杀，逢人便砍，杀死百姓四十余名，所遇者无一幸免。

通沟镇一仗，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它说明，蛟敦人民是不

可辱的，他们不畏强暴，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蛟河、敦化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查阅《东北义和团档案》整理

“宫傻子”进蛟河回忆

· 刘忠昌 ·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我们一家五口闯关“关东”来到蛟河，到今天（一九八七年）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前，吉敦铁路还没有最后修通，江密峰到蛟河间只有铁路路基，没铺铁轨，老爷岭山洞也没有挖通。我们下火车，徒步翻过老爷岭，第二天傍晚才到了蛟河。

当时蛟河隶属额穆县，称蛟河街。街不大，只有几百户人家。伪满洲国时，蛟河人口增多，城中心移到现在的新华大街。

我家来到蛟河的第三年，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当时我正在美香春饭馆吃劳金，掌柜的叫张国臣，他是我们山东临朐县老乡，算起来还有点亲戚。这座饭馆门面不大，除我这个打杂的之外，还有一位上灶的，一位面案，一位跑堂的，共是四个伙计。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虽然侵占了东北，但势力只能这到

长春、吉林等大城市，象蛟河这样的小地方正处于三不管的状态，所以匪盗蜂起，各种名目的司令、团长、队长如毛；各种谣传流行，今天说张三进街抓人，明天说李四进街要晌，闹得人心惶惶。有钱者掩埋金银财宝，有物者转移牲口粮食。记得是这年冬天（一九三一年），“官傻子”进了蛟河。

“官傻子”其实并不傻，他原名官长海，是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第三营营长，所以他的队伍习惯上又称为“官营”。日寇侵占吉林之后，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队抗日，转战吉、黑两省，官长海部是其基本骨干力量。因官长海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不怕死，被人戏称为“官傻子”。

“九·一八”事变不久，“官营”转战到蛟河，活动在新站、拉法、龙凤和前进一带。十一月份的一天，为了筹集队伍越冬的物资，“官营”由新站六家子、金斗官处集结出发，准备开进蛟河。这个时候，蛟河当权者为公安局局长王子阳和商会会长肖庆功，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急忙命令地方保卫团在火车站东面构筑起工事，准备迎击“官营”。中午过后，“官营”马队开路，步兵随后，从北河沿（原清真寺附近）浩浩荡荡地开进蛟河。清一色的灰布衣服，装备长枪和短枪，大约有三、四百人。隐蔽在车站东边工

事的自卫团，虽然是刀出鞘，弹上膛，严阵以待。但看到“官营”队伍的人那样多，来势又那样猛，没敢递枪，悄悄地撤出了工事，奔奶子山方向溜掉了。商会肖会长出面，领人把“官营”的队伍按班、排、连安排到各个商号和财东家，凡是有钱人家都住满了，营部设在晋远当铺。

晋远当铺（原址现在的县实验小学），掌柜的是位山面人。这个当铺是蛟河最大的商号，很有气魄，黑漆大门，象个城楼；四周是一丈多高的砖砌围墙，四角有角楼，有看家护院的日夜看守，是当时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所以全县有钱人家——财主、商号掌柜的，都把值钱的东西存放在这里，致于究竟有多少，就谁也说不清了。

“官营”的弟兄整个下午放假，散在街里溜达、洗澡、理发，买东西、下饭馆，我们美香春先后接待了十几拨吃饭的兄弟。他们买东西、吃饭都给钱，不象其他东北军的官兵那样打粳米、骂白面，横行霸道。就这样平平静静到了傍黑天，才全部收队回到各自住地。

就在这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左右，住有官营队伍的财东家、商号里，传出一阵阵人喊马嘶的吵杂声。我们都没在意，大约在天刚一放亮时，看到官营的队伍坐着马爬犁和大车，向乌林